

林子三教正宗

二十八

教正宗

門人盧文輝校正

權實

林子曰。道其可得而言乎。其不可得而言乎。昔者孔子之設科也。則有雅言罕言之異矣。若道家言之而卒以致喻。至於釋氏則又有化成黃葉許多名目者。亦皆權設也。或問雅言罕言。林子曰。夫曰雅言者。是乃愚夫愚婦之所與知。與能者所可使由。

之道也。夫曰罕言者。是乃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者。不可使知之道也。故下學而上達者。先權而後實也。忠恕而一貫者。先權而後實也。顏子曰。夫子循循然。善誘人。而其所以循循而善誘者。先博之以文。而所謂詩書六藝者。徐以察其志之果專也。然後以約禮教之者。成章後達有漸之教也。龍江兆恩

民肯權實

洪生問曰。艮背之教。豈非出於易乎。林子曰。然。夫艮背之言。雖出於易。而余竊之以按初學之士者。殆亦易之所謂真實義也。敢問易之真實義。初子曰。艮其背者。蓋其背也。象曰。君子思不出其位。而孟子所謂立天下之正位者。艮背之要旨。入門之大法也。而余每竊之以爲教者。庶或有信而從之。免要之欲人。都從背上做工夫。而念念皆歸於背。以收拾此放心。望門而入之一法也。洪生曰。又誼掌。

竊窺夫子之教。或以艮背爲止念之功。或以
艮背爲降伏之法。亦惟存乎其人耳。豈非釋
氏所謂權實二用也哉。林子曰。然。余或以易
之艮背。而與初學者道也。只從念之路頭上
做工夫者。其權乎。余或以易之艮背。而與上
達者道也。又從心之實地上做工夫者。其實
乎。然念雖起於心。而心之實地。則本無念。
心本無念。而反爲念之所奪者。此止念之
不可以已也。

洪生問心之實地。林子曰。心之實地。本無心也。本無念也。本無法也。寂然不動之誠。太虛而已矣。然太虛未始有氣。而況形乎。是乃吾之本體也。本體既盛。大用斯彰。具大總持。而萬物皆備於我矣。故以我涅槃之妙心。而總持乎太虛之本體。萬物皆備。而大用有不現前乎。然念起於心。而曰念之路頭。又曰心之實地者。何也。林子曰。念字。从人。从二。从心。人二其心。而有念之善。有念之不善者。此路頭。

之所由以分也。故善念者內念也。不善念者
外念也。內念雖曰善矣。然亦不免有念。念從
妄起。亦從妄滅。余故曰。以念而滅念。以妄而
離妄也。夫爲學之人。卽從心之實地上做工
夫。不亦善乎。而必先於念之路頭上者。又何
也。蓋以內而忘外。以善而去其不善。以漸復
其心之本體者。教之序也。程明道曰。內外兩
忘。渾然無事。爲學之極則也。尚書曰。華夏蠻
貊。罔不率俾。爲治之極功也。此孔子之所

罕言而余之所以歸儒宗孔者殆爲是與洪
生又問孔子之罕言。林子曰。顏曾之愚。曾既
不多得而子貢之穎悟。又難與言。然則子貢
而下。復將誰語哉。故遇顏曾則不得不言。遇
子貢而下則不得不默。此孔子之所以罕言
而亦不能不罕言也。

中一 辨實

或問艮背之功。似爲在後而行庭之首。又曰
在中。今口俱指人之中。心言之。其實皆一處。

者何也。林子曰：此亦釋氏所謂權實語也。子其知堯舜之中乎？而中者非他也。中卽一也。子其知仲尼之一乎？而一者非他也。一卽中也。故艮其背焉，而背乃心之中；一之處也。行其庭焉，而庭亦心之中；一之處也。然而中也一也。豈其有定佞乎？由是而天而地而日月而山川而昆蟲草木而生生化化之無盡者，亦皆我之中也。亦皆我之一也。若必以其有定在也，而求所謂中，求所謂一者，卽非聖人。

之中聖人之一矣

元神權實

林子曰。夢中人拙集中之所說元神者。蓋以反識爲智。而元神之。釋氏所謂權語也。元神實義。拙集中之所說元神者。蓋以自造性命。而元神之。釋氏所謂實語也。余自數十年前。以此二語。每與人言之。而莫不以夢中人之所說者。能令人驚惕。而互相戒勉者有之。若夫元神實義。則不免而疑而駭。而至是乃始

有知而信之者。故癸未之春。先撰夢中人逮
今甲申之夏。乃撰元神實義。而有志之士。其
將自造性命。而元神之乎。若不有釋迦之精
進。歷三大劫。不能爲已。其將反識爲智。而元
神之乎。不圜坐不可也。不槁形不可也。日惟
以此元神以戰勝。此識神而不復有一毫他
慮。雜乎其間者。抑或可爲也。或者以林子之
所謂元神實義。真可爲能解如來之真實義。
若夢中人一帙。不復示人。真惟以此元神。

實義以接上乘。不亦可乎。林子曰。子之言豈不然哉。但非余之意矣。余之意欲以斯道徧滿於天地間。俾凡曰儒曰道曰釋曰士曰農曰工曰商皆得聞之。而其所得聞者。毋曰上乘焉已也。而中乘下乘亦皆在余所樂育之中。以俾世無遺人。人無遺教。而後余之心始安矣。子獨不觀之六祖壇經乎。若神秀時勤拂拭之偈。只在門外。未見本性。而五祖乃令門人炷香禮敬。盡誦此偈。卽得見性。其意何

也。豈不以天下萬世。能得此無上菩提之自性。蓋有不可以多見者。然非惟釋氏而孔子亦且罕言命罕言仁矣。而孝親敬長謹行信言。乃其所雅言者。又豈不以所謂民者。比比皆是也。若夫豪傑之士。乃數百年或一遇焉。此其所以罕言也。由是觀之。余惟此夢中人一軼。是亦足矣。而元神實義。乃爲二三子所強而論著。而二三子又且命之梓氏矣。姑兩存之。俾知所以正修行之。以自造自化。亦

得知所以通晝夜之說。以自驚自惕。故知有
元神之義。而不知有夢中之人者。則必無自
驚自惕之真心。而修爲之功。其能力乎。若知
有夢中之人。而不知有元神之義者。則必無
自造自化之實行。而彼岸之地。其得到乎。今
兩存之。而能並觀之。庶亦爲後學之一少助
也。然此元神也。乃從太虛中來者。元神之實
義也。至若父母初生性命。而爲生生不息之
種子者。是之謂種性。種性含靈。皆有佛性。故

佛性也者。佛性也。以其有佛之性。而堪作佛
焉者。佛性也。

戒懼格致權實

或問戒慎恐懼一也。而子既曰。不戒慎而自
戒慎。不恐懼而自恐懼。而今又曰。戒慎恐懼
防乎其防。致知格物一也。而子既曰。非謂物
來則格之。而反動其心也。而今又曰。外物之
來。必思以格之者。何謂也。林子曰。誠者天之
道也。誠之者人之道也。

虛無權實

或問既曰虛無者太虛太無也。又曰無之至
於無可無也。虛矣。今又曰無此聲色臭味而
心自虛矣。敢問何謂也。林子曰。古人虛無之
旨豈異也。

寂滅權實

何生初來受業。既語之心法矣。乃復問曰。何
謂寂滅。林子曰。無此聲色香味觸法而寂者
寂滅也。再易歲復來見。乃以其能滅此色聲

香味觸法。而自以爲寂矣。以告林子。林子曰。汝之心果有色聲香味觸法之可滅乎。何生愕然。如有所失。長跪請教曰。願夫子明以教我。林子曰。汝之心無有乎。所謂色聲香味觸法者。豈必滅此色聲香味觸法。而後能寂也哉。然則如何而後可也。林子曰。汝惟守此心法。存存而不失焉。則所謂色聲香味觸法者。自當退聽矣。奚必待滅而後能寂也哉。又易歲復來問心。林子曰。汝其有心乎。何生答。